

美国军力最新评估

王勇 主编



国防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军力最新评估/王勇主编.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5626-1572-9

I. 美… II. 王… III. 军事实力—评估—美国
IV. E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2897 号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编: 100091 电话: (010) 66772856

北京市登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A5 印张: 13.375

字数: 353 千字 印数: 3000 册

定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2001~2006 年度是美国“军事转型”的重要时期，美国经过近 5 年的“反恐”战争实践和推进军事转型的努力，其“基于能力”的建军模式已基本定型。而且，小布什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内，为对付新的全球“不确定性威胁”，不顾伊拉克战争后遗症的影响，仍继续坚持“先发制人”的战略^①，并在全球军事战略调整中，加强了在亚太维护军事力量部署。

2005 年 3 月 18 日，美国五角大楼正式公布了美国新的《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两份文件，在更广泛的程度上维护国家安，并规定了美国国防战略的战略目标^②，强调了未来美军将朝着全球机动灵活的方向发展。与此相适应，美国国防部在 2005 年度《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草案中，也提出了“10-30-30”的战略构想^③。而且，2006 年 2 月 6 日正式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在总体上坚持了美军转型的方向，将美军建设指针由冷战时期的应对特定常规威胁，转到应对全球各类非对称和非常规威胁上来，强调“反恐战争”的全球性和长期性及随时应对不对称和非常规战争，并将实施战后稳定行动提高到与作战同等重要的位置。与上述战略设想相一致，美国重新调整了其全球军事力量部署，重心明显

① 在小布什总统 2006 年《国情咨文》与美国 2006 年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都再次坚持了这一主张。

② 这一战略目标是：保障美国免受直接攻击，确保战略准人和保证行动自由，加强联盟与伙伴的关系，创造有益的安全环境。

③ 即，在决定对某个目标动武后，10 天内部署到战区，30 天内打败敌人，30 天后，腾出手来对付另一个敌人。

向亚太，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倾斜，计划在太平洋地区部署6艘航母和美国海军60%的潜艇，以便必要时不仅可以发动攻击，而且可以深入敌人腹地执行战斗任务^①。

特别是美国日益关注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并在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把中国军事现代化视为重要的安全议题之一，称中国“最有可能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企图以军事力量的调整来加紧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防范范围。可见，了解美国近期以来新的军事力量发展变化情况，对于我们研究新时期反分裂军事斗争准备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通过大量中（英）文资料的整理，对美军近年来，尤其是2005~2006年度的最新军事力量调整与部署情况进行了集中反映。其中包括对美国军力的最新评估，以及对美军基本动向，尤其是美国在亚太（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包括兵力分布、军事基地、武器装备和支援保障等）情况的详实介绍与分析。

《美国军力最新评估》是本人与多个部门和众多研究人员在近两年时间内共同合作的成果。由于编写过程中一些情况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在我们出版前尽可能地对已变化的内容进行了必要更新。然而，因许多情况一直处于动态之中，加之内容庞大，使得更新难以做到完全；同时，受研究水平和时间所限，对一些问题的探讨还难以做到十分精准，也难免出现一些错误，望读者见谅。

本课题为求客观，尽量以来自美国国防部网站、各军种网站和白宫网站发布的信息作为参考，并以直接获取的一些专题研究资料作比较；同时，考虑到目前一些单位和部门已经正式出版和下发了一系列相关的参考资料，故此，在一些提法上也尽量同现有成果中的提法保持一致，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读者。

研究中特意向有关权威部门和专家进行了诸多请教。在此，特向审阅本材料的杨毅将军、蔡仁照社长、卜延军主任、王保付副所

^① 参见美国2006年2月6日《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序 言

长，尤其是参与“新军事战略概述”撰写并为本书作了全面校审的
慕大鹏副研究员和参与“主要武器装备”编写的张彤高级工程师，
以及其他一些提供相关资料、信息和帮助的朋友与学者们致以
谢忱！

● 编者

2006 年 9 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总体情况评估

- 一、新军事战略概述..... (1)
- 二、军事战略调整情况..... (12)
- 三、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19)

第二部分 军事实力评估

- 一、军事实力变化情况..... (28)
- 二、部队编制调整情况..... (36)
- 三、主要武器装备及更新情况..... (123)

第三部分 军事部署评估

- 一、海外基地调整情况..... (258)
- 二、军事部署调整情况..... (365)

第四部分 指挥体制评估

- 一、国防领导体制基本情况..... (375)
- 二、军队指挥体系变化情况..... (396)
- 主要参考资料..... (416)

第一部分 总体情况评估

一、新军事战略概述

2005年以来,美国相继发表了《国家军事战略》、《国防战略报告》、《四年防务评估》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等一系列国家战略文件,同时,美国迄今为止范围最广、规模最大全球军事基地大调整也进入了关键时期。这表明,美国已经初步完成了“9·11”事件以来国家安全环境的重新认识和对军事威胁的重新评估,形成了应对多重威胁与挑战的新军事战略。美国国防部指出,新的军事战略既明确了必须应对的一系列紧迫和潜在威胁,更“指明了美军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指导美军赢得最终胜利的路线图”。可以说,新军事战略是美国未来一个时期进行军队建设与作战行动的基本战略指导,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 美国制定新军事战略的基本背景

美国新军事战略认为,当前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要特点是不确定性,强调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不可预知的新时代”,美国面临着多样化的威胁和一系列的挑战。但同时,美国仍旧处于一个有利的、充满机遇的时期,拥有超强的实力维护其长期的全球军事和政治霸权。

1. “反恐战争”成为一场长期的全球性战争

新军事战略一再强调,“美国是一个正处于长期战争中的国家”。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布什总统要求美国民众“不能期望只进

行一次战斗，而是要有打长期战役的准备”。同时，美国也看到，“反恐战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边界，美国全球利益面临着更为广泛的安全威胁。由于恐怖组织避开美国的传统军事优势，采用非对称的能力和手段，非常规战争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主要形式，美国面临着由常规作战向非常规作战转变的挑战。因此，美国必须调整“反恐战争”的战略指导，扭转全球“反恐”形势没有根本好转的态势。

2. “无赖国家”和新兴大国提出了新的挑战

美国认为，伊朗和朝鲜等“无赖国家”谋求发展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恐怖组织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美国现实的甚至紧迫的威胁。中、俄、印等新兴大国，则是决定 21 世纪国际安全环境的关键“战略十字路口”国家。其中，中国是最可能在军事上与美国竞争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崛起可能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长期独霸地位构成战略威胁。

3. 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形态发生变化

新军事战略对未来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形态做出了新的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美国既面临着大量传统的军事威胁，也面临着对手运用“非传统”手段带来的非常规威胁；既面临着敌人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造成的灾难性威胁，也面临对手利用在关键军事领域中的革命性技术突破攻击美国所带来的破坏性威胁，特别是在生物、信息、空间和定向能等技术领域，敌对国家可能获得重大突破，从而可能给美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4. 美国的超强军事优势继续扩大

经过多年来推动新军事革命和国防转型，美国进一步保持和巩固了相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优势，美军“基于能力”的建军模式已经基本定型。这为美国推行全球军事霸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反恐战争”又为美国军事力量全球部署调整提供了历史契机。美国进行军事战略调整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为“谋霸”和“称霸”进行战略布局。

(二) 美国新军事战略的主要内容

美国军事战略一般是由战略目标、军事力量和战略部署三个基本要素组成。美国新军事战略根据全球“反恐战争”形势和推进美国世界霸权的要求，确立了以国土防御、“反恐”、防扩散和影响新兴大国的战略选择为优先顺序的四个战略目标，并据此重新明确了军队规模和军事能力发展方向，调整全球军事部署，构建打击恐怖组织和所谓“流氓国家”，以及遏制新兴大国的全球军事网络等。

1. 明确新军事战略的优先目标

基于对新的国家安全环境和军事威胁的重新认识，美国确定了军事战略的四个优先战略目标：

(1) 全方位的国土防御

“9·11”事件以后，本土防御正式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基本目标。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军事胜利，并没有消除美国本土可能遭受新一轮恐怖袭击的威胁，美国本土面临着包括核攻击在内的各种威胁，美国必须加强从传统领域到非传统领域的全方位国土防御。

(2) 击溃恐怖组织网络

新军事战略认为，打赢反恐战争的关键是彻底击败和瓦解恐怖组织的网络。目前，这个恐怖组织网络分布在数十个国家，并不断向全球各个角落扩散。未来一个时期最为紧迫战略任务，就是使恐怖网络无力发动全球性、毁灭性的攻击，并逐渐消除地区性的恐怖活动。

(3)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使用

阻止恐怖组织获得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军事战略的一个主要战略目标。在敌对国家中，美国则将阻止伊朗、朝鲜为获取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最紧迫的军事战略目标，并将军事打击作为解决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的最终手段。

(4) 迫使新兴大国做出有利于美国的战略选择

美国在紧盯伊朗、委内瑞拉等与美国作对国家的同时，特别关注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三个新兴大国发展对世界战略格局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强调通过合作促使这些国家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采取积极的防范战略，劝阻新兴大国进行军备竞赛，挫败它们旨在阻挠美国军事进入关键地区的政治胁迫行为，最终能够以多种手段和威胁“引导”和驯服这些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以奠定美国长期的霸主地位。

2. 调整规划军队规模与军事能力

基于新的安全威胁的认识，美军在新军事战略中对其军队建设发展方向和军事能力的形成，提出了新的规划。

(1) 重新确定部队规模与结构的规划指标

军事战略目标是美国确定武装部队规模与能力类型的基本指导原则。新军事战略正是根据上述四个目标，对美国的军队规模与结构提出了新的设想，调整了美军自 2001 年以来使用的“1421”部队规模与结构规划的指标。

原来的“1421”含义是：“1”，指保卫美国本土，“4”，指美军能够从欧洲、中东、亚洲沿海及东北亚四个前沿地区实施和发起作战。“2”，指在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战争中快速击败对手，最后的“1”，则是要在其中一场战争中决定性战胜对手。

“1421”规划指标之所以过时，主要是因为：第一，美国遂行的“反恐战争”，实际上是全球性的战争，它没有明确的战线，因此，再强调能够从四个前沿地区实施和发起作战已没有意义。第二，美国的“反恐战争”是一场持久的非常规战争，很难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快速击败和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样，“1421”规划指标只有第一个“1”，即保卫美国本土仍然适用，其余三项都已经过时。为此，美国提出了新的部队建设规划指标，即美国武装部队的规模将取决于完成以下任务：

——国土防御任务。它既包括与各级政府进行的国土安全训练

与演习，与海岸警卫队进行的海上行动，与加拿大进行的防空、领空作战，以及导弹防御等一系列平时任务，又包括在发生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或重大自然灾害后参与的危机后果管理任务。

——在全球范围内赢得“反恐战争”并实施非常规战役。包括执行持续时间不等的多边分散的非常规作战和大规模、持久的非常规作战行动。

——实施并赢得常规战役。包括实施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常规战争行动，但如果已经参加了一场大规模的持久的非常规作战行动，则需有能力进行一场常规战争。同时，对可能发生的“地区侵略”，有选择地加强战略威慑。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新军事战略实际上已根据军事战略目标的要求，大幅度提高了部队规模与结构规划的指标。

(2) 明确美军军事能力建设的方向和内容

美国新军事战略继续坚持基于能力的建军模式，明确提出了美军防务建设重点发展的8大核心能力，即侦察情报能力、基地防卫能力、空间控制能力、强行进入能力、摧毁敌人隐蔽点能力、网络中心战能力、非常规作战能力和联合作战能力。其中，在强调发展常规作战能力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发展非常规军事能力，全面调整和优化军事能力结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着眼全球联合作战需要，发展常规作战能力。新军事战略要求在发展地面、空中和海上联合作战能力基础上，着重强调以下几种全球联合作战能力：

一是发展全球机动能力。提出作战机动的反应时间，要以小时和天来计算，而不是以周来计算。最终要将美军从一支驻防型部队，转变为一支专门用于实施远征作战的部队。

二是发展全球部队管理能力。从作战角度讲，战区司令部指挥员目前已不再拥有自己的部队，而要根据全球作战的需要进行抽掉，为此，国防部开发了“全球部队管理系统”，提供所有部队的战备等方面情况。

三是发展全球指挥控制能力。美军在 2004 年建立了常设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并规划在 2007 财年改建更多的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这些司令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快速部署，并通过使用“全球部队管理系统”，遂行军事指挥任务。

四是发展全球打击和战略威慑能力。常规及核部队，在接到命令后能够立即打击全球任何地方的固定目标、加固目标、地下目标、移动目标和重新定位的目标。

五是发展网络中心战能力。美军将建设全球信息栅格（GIG）作为进行网络中心战的基础。目前已部署了一个地基网络和一个卫星星座，来提供可靠的宽带互联协议通信，推进了全球信息栅格的建设，使通信主干延伸到最小战术单位，实现了以网络为基础的战场空间感知、对运动目标攻击和运动中的信息融合。

第二，着眼应对非传统威胁，发展非常规作战能力。美军认为，其常规作战能力的发展已经具备全球优势，已足以应对任何常规军事威胁，但面对多元安全威胁尤其是非常规威胁，美军的非常规作战能力不足。而新军事战略强调，各种非对称威胁和非常规作战是其在 21 世纪初面临的主要问题。在“9·11”事件后，非常规战争已经成为美国及其盟友面对的主要战争形式，因此美军必须从主要具备传统作战的能力，转变为主要具备应对非对称威胁的非传统作战能力。为此，美国新军事战略将发展非常规作战能力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发展非常规作战能力的重点如下：

一是将发展特种作战能力摆在战略位置。新战略要求大幅增加特种作战部队的预算经费，大幅度扩编特种作战部队，扩展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职能，增设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扩大陆军特种部队学校培训能力，要求特种作战人员具备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等重要语言技能，增进对东亚、中东、拉美等一些关键作战区域社会文化与地理等方面的熟知程度。

二是注重发展与生化武器相关的防御与进攻能力。美国在 2004 年成立了国家生物防御大学，并以恐怖组织可能“利用遗传

工程制造病原体 and 出血热及下一代化学战剂”等各类借口，开展生物化学武器防御研究。由于研究生化武器的防御必须首先掌握使用生化武器进攻的技术，因此，美国实际上正在同时进行生化武器的攻防技术开发。

此外，美国还注重发展计算机网络作战、心理战、情报战和太空战等方面的能力，并将这方面的作战行动整合到总体作战行动之中。

第三，着眼塑造有利的军事格局，发展非作战军事行动能力和国际防务合作能力。新军事战略认为，维护战后地区稳定、培训外国部队、支援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重建、对外救援等非作战军事行动对于未来的作战至关重要，它们的定位应该与大型作战行动同等重要。同时，基于对“国土防务始于国土之外”和“同盟是美国国力的最重要资源”的深刻认识，美国拓展了国际防务合作的观念和方法，将提升盟国或伙伴国的军事能力，支持它们采取更多军事行动，作为国际防务合作的中心任务。

为此，在非作战军事行动能力方面，新军事战略要求，要注重发展像伊拉克和阿富汗所从事的维稳和支持社会重建能力；发展像在一些非洲国家实施的人道主义危机干预行动能力；发展像在印度洋海啸和巴基斯坦大地震后实施的大规模救援行动能力。

在国际防务合作能力方面，新军事战略强调要加强军事外交，推动北约以及与日本等盟国的防务合作，促进与盟国军事体系的一体化发展。同时，推动伊拉克、阿富汗、菲律宾等重要地缘战略枢纽国家在军事教育与训练、武器装备发展、国防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美国化，提高其相应的军事能力，并利用军事演习、联合救灾等非作战军事行动实践检验这些能力。在此基础上，不断将同盟国及伙伴国纳入自己的战略规划。在最近的四年一度防务评估过程中，美国邀请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国参与了评估报告起草工作小组。一位日本防卫厅官员事后讲，“我强烈地感到，我们被彻底纳入了美国的国防战略”。

3. 调整全球军事力量部署

美国曾分别于1988年、1991年、1993年和1995年进行过4次大规模军事基地调整。目前，美军在新的军事战略指导下，进行第5次基地大调整，而且这轮调整规模超过前4次。在提交给国会的调整方案中，美国国防部建议关闭和撤销62个美国境内外主要军事基地，并对境内外775个规模较小的军事基地进行重新整合。调整的基本思路是，要彻底改变冷战时期针对特定对手的重装备前沿静态防御态势，建立以美国本土为战略支援基地，以前沿军事存在为支撑点，能够遂行灵活机动远征作战的全新军事态势。根据新的要求，美军划分了四级海外军事基地体系，并对不同类型的基地和设施的功能进行了新的定位。

- 大规模永久性军事基地，即有美国的常驻部队和健全的军事基础设施。如在英国、日本和关岛所保留的大规模永久性军事基地。

- 前沿基地，即有美军的少数常驻人员和简易军事设施，可以提供训练的作战保障。如美军在沙特、韩国、土耳其和德国等盟国建立数十个“前沿基地”。

- 前沿作战点，即仅有简易的军事设施，可为未来的作战部队提供驻地和后勤支援。如在东南亚、中亚、非洲个别国家预先设置的战时可进驻的“前沿作战点”。

- 海外中转站，即在一般友好国家建立停靠、补给、加油和维修中转站。

在具体的部署上，一方面，将海外兵力部署重点向从西半球经非洲、中东到东南亚、东北亚的所谓“不稳定弧”靠近，削减驻德军队数量和规模，扩展在东欧、中亚、里海和北非等关键地区的军事基地；在亚太地区，将兵力部署由北向南转移，扩大以关岛为中心的西太平洋地区基地体系的建设，加快驻日美军与日本自卫队的军事一体化，加强在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在中东，建立若干分布更为广泛的小型军事基地和设施。

这样，美国将逐渐建立点线结合、多层次配置、控制战略要点全球军事力量部署。

（三）美国新军事战略调整的特点及影响

1. 基本特点

美国的军事战略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1）谋求建立全频谱军事优势

美国在新军事战略提出了建立全频谱优势的作战构想，即要打赢从低强度到高强度、从常规到非常规的各类战争。为此，美国不断加强军事转型的力度，发展全球联合作战能力，谋求扩大在常规作战能力方面与敌人的差距；注重扩大对特种作战、信息作战等非常规作战力量的投入，寻求在非传统领域的军事优势；抓住各种契机，实施像印度洋海啸等灾后大规模救援行动，组织各类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提高非作战军事行动能力；深化和加强与盟国伙伴关系的活动，塑造有利的国际和地区军事态势。总的看，美国的军事优势在新的军事战略指导下，将保持上升的势头，但是影响这一势头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多。特别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巨额战争开销，可能将成为美国谋求全频谱优势的沉重负担，导致美国最终难以达成其打赢全频谱战争的战略目标。

（2）高度重视本土的安全防卫

过去，美国把谋求海外安全放在重要位置，认为美国本土是绝对安全的。“9·11”事件打破了美国人的传统思维，使他们对本土安全产生了危机感。因此，在美国的新军事战略中，把“确保美国本土免遭直接攻击”作为其首要的战略目标。并且，提出了以边界与交通安全，国内反恐怖活动，预防生物、化学和核武器的恐怖袭击，应对和处理紧急情况为重点的确保美国本土安全的基本任务。为此，投放了400多亿美元的资金，提出了改善保卫美国本土安全的一系列措施。美国国防部进一步加强了与国土安全部等联邦政府部门、州和地方政府的跨机构联合行动能力，美国本土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军事与民事一体化的趋势。

(3) 全球军事力量部署将具有更多的战略灵活性和威慑性

根据新军事战略的要求,美国在此次军事基地的部署上,压缩了地面部队的规模,并向本土收缩,大大削减平时与驻在国民众的各种纠纷,仅保留一些基地的使用权,以便战时可以立即启用,这样,美国平时在海外不用大量驻军,战时可调用全球力量进行灵活快速的部署,增加了战略灵活性。目前,美国与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已签署了保留某些基地使用权的新协议。同时,美国加强关键地区的海空力量,突出发展远程对地攻击能力和远征作战能力。比如,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在调整中不但保留了所有海空部队,还增加了航空母舰、核潜艇、轰炸机、隐形战斗机、巡航导弹等打击力量,其中,航空母舰的数量占美军总数的 55%,攻击潜艇占美军总数的 60%,对东亚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

2. 主要影响

美国新军事战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新军事战略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军事优势,促使其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坚持单边主义政策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的新军事战略是一个极力谋求全球霸权的扩张战略。为支持这一扩张,近几年来,美国每年的国防经费已占全球国防经费总和的一半左右。这为它追求“全频谱军事能力”和进行“全球网络式战略部署”,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可以预见,美国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军事优势将继续扩大。这可能促使美国更重视运用军事手段而不是外交手段来解决国际关系中的矛盾与摩擦。这种单边主义倾向可能给国际和地区秩序带来更多、更严重的混乱。

(2) 美国新军事战略的实践将对世界军事格局产生严重冲击,国际军事斗争可能更趋激烈

美国新军事战略暴露了它同时对恐怖主义、“无赖国家”和新兴大国进行战略遏制、推进全球军事霸权的战略企图。美国的全球

军事力量部署调整和全球联合作战能力的发展，更进一步表明了美国谋求实现这一企图的决心，也使俄罗斯、中国等大国进一步保持警惕。俄罗斯为适应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就战略威慑力量发展等一系列国防政策进行了调整，美俄战略武器竞赛再次呈现上升趋势。受到美国威胁的地区大国伊朗，也加快战争准备，谋求地区军事格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同时，美国凭借绝对军事手段解决安全问题的做法，正导致一些国家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注重发展与中俄以及欧盟国家的军事关系，这将对世界军事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

(3) 美国重视非常规作战能力的做法可能为更多的国家效仿，并促使战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

在此次军事战略调整中，美国明确提出了打赢各类战争的全频谱优势作战构想，并开始大规模发展非常规作战能力。美国的这一做法，“反恐战争”是个重要的触发因素。就目前来看，美国发展非常规作战能力的目标，主要是针对恐怖组织和伊拉克、阿富汗叛乱分子的。但是，一旦美国具有了大规模非常规作战能力，其作用的对象却不会仅止于“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美国必然会将其运用于针对国家的战争。目前，一些国家也顺应这种趋势，积极效仿美国发展本国的非常规作战能力，未来战争可能逐渐成为由常规作战和非常规作战的多种方式组合而成的战争。

(4) 美国加强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部署将使我面临巨大的军事威胁，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难度进一步增大

美国新军事战略有着应对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崛起的战略考虑，这在其推进美日军事一体化，并以关岛为中心、围绕着三个岛链进行重新部署的行动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一旦美日战略调整完成，我当面的军事威胁将趋于严重，“台独”势力可能更加嚣张，我祖国统一大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我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军队建设和对外军事行动中，寻求更为积极的新的军事思路和对策。